

# 梦里抱个小太阳 ◆ 张呈富

茄山河

电视剧《繁花》开播已经一年了,但是伊带来个沪语热方兴未艾,教小朋友唱沪语童谣也变得普遍起来。有人提出,让小朋友唱沪语童谣,勿能总是吃老本,葛末哪能创作出既有时代气息又有沪语特色个童谣呢?我忽然想起诗友王成荣。虽然此君离开阿拉已经好几年了,但是伊创作个热情搭仔创作个优秀作品,仍旧让阿拉难以忘怀。

伊个交关童谣作品是用沪语写个,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朗朗上口、刮辣干脆个沪语风格。伊常常讲,写童谣一定要有“小儿科”个心态,只有深入小朋友个内心世界,才能写出像模像样个物事来。平常伊总是细心观察生活,用小朋友个眼光去捕捉画面,用小朋友个心态来感悟世界。

进入21世纪,国际交流越来越深入,上海勿少地方出现了“外语角”,面对那种场面,一句民间俗语“黄牛角,水牛角”引发了伊

个灵感,创作了童谣《外语角》:“黄牛角,水牛角/叽哩咕噜外语角/依来讲,我来读/大家走进‘联合国’。”作品刚刚发布,马上就得到了诗友们个称赞,好评如潮,后来还获得了第三届上海市优秀童谣征集活动一等奖。还被慧眼识珠个作曲家谱成曲子,编成舞蹈,搬上了电视屏幕,并勒了社会浪传唱开来,成了小朋友们表演个网红节目。

“夕阳芳草寻常物,解用都是绝妙词”,勒了伊个眼睛里,生活里个小事可以“小题大作”,从中寻觅灵感,譬方讲晒被头,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勿过个小事体,经过伊个创作,就变成了首首优美个童谣:“大太阳,晒被子/被子晒得喷喷香/喷喷香,盖身上/暖暖和和真舒畅/真舒畅,做个梦/梦里抱个小太阳。”迭能个描写,勿仅能激发小朋友个想象力,成年人读了也觉得老过念头。

除脱小事体,生活中个大事体也可以用小视角来写,譬如童谣《建筑工》:“建筑工,顶呱呱/搭起高高脚手架/迎风雨,披彩霞/脚手架里变戏法/不变鸡,不

变鸭/变出一群楼娃娃。”大家伙晓得,建造高楼大厦是一桩斜气复杂个工程,到了伊搭建就拨轻易拿捏,提炼创作,用“变戏法”来表达造楼房,堪称神来之笔。

另外,伊创作搭家庭亲情有关个作品也是绘声绘色,斜气生动,譬如表现母子情深个童谣《小酒窝》:“我有一对小酒窝/小酒窝里甜酒多/甜酒流到哪里去?/流到妈妈心窝窝。”

著名儿童文学大师任溶溶评价伊创作个童谣具有“想象奇妙、音律铿锵、童趣横生、时代感强”个特点。对于有责任、有担当个儿童文学作家来讲,儿童文学是爱个文学,有爱才会得感动,才会得有作品个鲜活生命。

有爱心中才会有光,才会有“梦里抱个小太阳”个萌动和释放,王成荣就是迭能一个心中有爱又有光个人。



微信扫码看视频 听钱程沪语朗读

## 沪语中古语

旧时上海民间有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:“过房”或者叫“过继”,就是认干亲的意思。习惯上干妈叫“过房娘”,清代《海上花列传》:“瑞生阿哥个娘末就是我过房娘,我过房个辰光,刚刚三岁”;干爹叫“过房爷”,小说《繁花》里阿宝的哥哥从香港回来讲:“我香港过房爷,我叫老窠”,阿宝爸爸接着说:“当时工作需要,我确实拜托了过房爷”。这种过房关系倒过来的称呼就是“过房侬子(儿子)”或“过房囡儿(女儿)”,一般不跨越到第三代。

“过房”的称谓始见于宋代。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说:“元祐初,哲宗将纳后,得狄洛女,宣仁意向之,而庶出过房,以问宰执”;意思是宣仁皇太后为哲宗皇帝娶妻,看好狄洛的女儿,因她不是狄家嫡系,所以要咨询一下相关的礼仪规定。这里的“过房”仅指其并非嫡出,其母亲或许是妾甚而是地位更加低微者,但仍然有狄家血脉。早年的“过房”多会带点血缘关系。苏辙《龙川别志》:“曾无子,欲令弟子过房”;《元典章》在“户部·家财”中举例:“周桂发本为无嗣,将嫡侄周自思自幼过房为子”;《水浒传》说高俅新发迹时,“不曾有亲儿,无人帮

助,因此过房这高阿叔高三郎儿子在房内为子”;《三国演义》:“(曹)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过房与曹家,因此是同族”。当然也有不强调血缘的。南宋末年周密在《齐东野语》里有“抛却亲生男,却爱过房子”的语句,“过房”就是和“亲生”比照。元代杂剧《扬州梦》中的张好好就是“过房与牛太守为义女”的。

## 继娘、寄娘、过房娘

◆ 叶世荪

和“过房”相似的另一现象叫“寄名”。旧时迷信,为求孩子长命而认他人父母。唐代李贤注疏《后汉书》时写道:“灵帝数失子,不敢正名,寄养道人史子眇家”;清代黄生《义府》中专列“寄名”一节,说“今俗有生子不利,而寄名于他人者;其事已起汉世”。这种关系也称作“寄名亲”,在这一名目下的称谓是“寄娘、寄爷”等等。评弹《玉蜻蜓》:“元宰想勿到寄娘实梗辣手,一点转弯的余地也既没”。从中可以看出,“过房”和“寄名”最初是有区别的;后来彼此边界渐渐模糊乃至基本消失,都被理解为“干妈、干爹”等干亲。可能是因为“过房”也叫“过继”的原因,有人将“寄娘、寄爷”写成了“继娘、继爷”,这个差错就大了!继娘(母)、继爷(父)那是父母再婚后“后妈、后爹”的专项指代,一不小心可是要酿成家庭矛盾的呢!

灶披间

# 初遇“契米秋里” ◆ 沈一珠

前几天,选了一只西班牙风味个西餐厅吃饭,前菜过后,服务员小弟上主菜烤羊排,轻轻交讲了一句:配了契米秋里……加了干辣椒粒,有一点点辣,解腻个。既没听懂,啥叫“契米秋里”?看看,烤得焦黄油嫩个羊排旁边,小碟子里黑油油个就是沙司呀,当然,阿拉也可以叫伊蘸料。

勿怪人家语速快,也勿怪人家声音轻,只怪自家外语既没学好,既没关系,勿懂就问,勿坍台。所以,等小弟再来辰光,就问了,依刚刚叫伊啥?一边指指羊排旁边个小碟子。小弟放慢语速:契米秋里,有欧芹……巴拉巴拉……阿拉大厨勒阿根廷工作光学着个……



鸡,欢喜入味点个,先用细盐擦一遍,备用;大一点镬子里清水加葱姜少许,烧开,鸡摆下去10秒左右,拎出来摆到冷水里激一激,迭个动作重复三趟,一方面是可以让鸡皮变得有弹性,另一方面也是让鸡皮与鸡肉分开一点,当中夹一点点鸡冻顶好;水重新烧开,鸡再摆下去,中小火煨10分钟左右,关火,再焗10分钟左右就好。其实,烧火关火个辰光还是要根据鸡个大小、年龄再凭自家个经验,灵活掌握;总之,最后做出来个白斩鸡需要达到个境界是,既要断生,又正好鲜嫩勿柴。

此地还要有一碟阿拉个蘸料:少许姜、葱花切成末;加糖,最近欢喜用甘蔗红糖;加醋,是山西旅游辰光带回来个黑苦芥陈醋;加酱油,是绍兴老家个豆捞酱油;最后烧点热油浇进去,搅拌均匀就好。其实阿拉个蘸料也是可以自由发挥个,咸甜比例,香料加减,随自家欢喜。

葛末,阿会有人用南美个契米秋里配一碟阿拉个白斩鸡?肯定是有人欢喜有人忧。

## 沪语童谣

阳台浪向晒太阳  
浑身感觉暖洋洋  
大家暂停茄山河  
手机放勒桌浪向  
爷爷奶奶靠躺椅  
眼睛半眯呼噜响  
阿爸姆妈对面坐

## 孵太阳 ◆ 杨建明

依吃咖啡我喝茶  
我搭妹妹拍拍手  
眼睛眨眨来白相  
晒晒肩胛晒晒背  
轻松随意又健康  
小花猫伸懒腰  
喵喵喵喵轻轻唱

# 暴发户与“暴落难” ◆ 储有明

## 沪语趣谈

20世纪初,上海滩号称“十里洋场”,有人一夜暴富,也有人一夜落难,用上海闲话讲,突然发财叫“暴发户”,突然落难叫“暴落难”。

当时上海人“暴落难”了哪能办呢?有人挑一根扁担,前后各一只空箩筐,走大街、穿小巷;一边走,一边哇哇哇哇叫:“闲货哎,买烂东西!”闲货,就是家家人家屋里向平时搁置勿用个东西。弄堂里向个小朋友听见那种声音,就会到屋里向寻出长年勿用个闲货来卖钞票,赚点零用钿。有人背一只大包,包里塞满棕绳、藤丝,一边走一边喊:“阿有啥坏个棕绳修哉?阿有啥坏个藤绳修哉?”逢到初一、十五、冬至、清明,还有人挑一根担子,前后挂仔一串串锡箔叠个元宝,一边走一边叫:“长锭要哉,长锭……”

老底子,上海人一夜暴富勿多见,大概率是“天方夜谭”,靠勤劳致富个也是凤毛麟角。其中有一个叫邓仲和个上海大亨斜气有名,伊十多岁从江阴来上海学生意,先到协泰祥布号里当学徒,后来做跑街,过了四年就自家开起了布号。经过十多年打拼,成了上海棉纺织同业公会个主席。据说伊拥有个纱锭数,比申新九厂

个老板荣德生还要多。邓仲和还独资买下外滩个汇中饭店,就是现在和平饭店个南楼。

上海浦东有一些木工、泥水匠出身个营造商(建筑商),靠为外国人造大楼发了财。浦东阿妈个儿子,木工出身,后来勒了上海开营造作,造仔交关大楼房子,钞票赚得“麦克麦克”(形容钱非常多),成了暴发户。再后来就勒了霞飞路浪个“上方花园”里买仔一幢小别墅,儿子媳妇蛮孝顺,拿浦东阿妈接过来一道住。

浦东阿妈心痛钞票,天天孵勒屋里向勿肯出去,讲要住出本钿来。后来听媳妇讲,房子外面个花园虽然公用,亦算勒买房子个总价里向个。阿妈想:原来花园自己也有份,勿看白勿看,从今朝开始,每天要多看看,多白相白相,白相出本钿来。伊走到花园里,看到绿化当中立仔一座石头雕塑,是一个真人大小个外国女人。浦东阿妈看仔连声喊:“作孽啊!啥人家个小姐,穷得来精打光,连件衣裳还买勿起!好得侬屋里向有块刚刚换下来个窗帘布,拿伊个身体裹一裹遮一遮;免得拨外面小贼出外快,眼睛吃冰淇淋!”

弄堂记忆

# 过年之前掸遗尘 ◆ 周钰栋

老底子,每到过年前头几日,交关人家要掸遗尘,拿屋里个上上下下角角落落掸得清爽,好干干净净过个年。勤看掸遗尘迭桩事体勿算大,要是做起来,可以让一家门忙上忙下大半天。

就拿阿拉屋里来讲,勒了掸遗尘日子,阿爸姆妈老清老早就拿阿拉兄弟姐妹几家头喊起来,叫阿拉吃过早饭就拿床浪向个被头铺盖拿到弄堂里去晒一晒,然后拿床搭

仔吃饭个台子移到房间当中,再用报纸盖起来,防止灰尘落上去。接下来,阿爸分配工作,姐姐负责揩玻璃窗,老大拿墙壁搭仔角角落落掸得清爽,叫我拿因勒床底下个东西理出来,要保留个东西揩清爽摆好;勿要个东西理出来卖拨废品公司。姆妈负责拿碗橱里个碗、筷、调羹放到面盆里用碱水浸泡消毒,然后拿碗橱搬到弄堂里,用板刷沾仔碱水里里外外刷清爽,最后等碗橱干了,再拿汰清爽个餐具摆进去。等阿拉忙忙起来了,阿爸就拎一只铅桶,到建筑材料商店去买点熟石灰回来,用清水化开,再摆两只

煤球进去(据说能粉刷出来个墙壁会比较光亮),然后,伊就套上袖套,戴上用报纸做个帽子,开始用石灰水粉刷墙壁。等墙壁浪个石灰水干了,再一家门动手,拿台子、矮凳仔揩清爽,再拿房间里个地板、灶披间里个水门汀全部用拖畚(拖把)拖清爽,拿所有个家生依物归原位。到了那个辰光,阿拉帮点忙得七荤八素个人抬眼一看,总算松了一口气,异口同声讲:“像新房间,真个是眼睛一亮!”

可以讲,掸遗尘是上海人迎新新年个一种风俗,表达了人们对新一年美好生活个期待。